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五十九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二

起開逢涖灘盡旃蒙作  
壘十月凡一年有奇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中

同光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

李存審  
奏也

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

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

監軍將兵救幽州

陝失冉翻監古街翻將即亮翻

孔謙復言於

郭崇韜曰首座相公萬機事繁居第且遠

復扶又翻豆盧

革時為首相故稱之為首座相公

租庸簿書多留滯宜更圖之

請改

用人為租庸使孔謙意欲自得之也更工衡翻

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

錢數十萬

今俗謂借錢為便錢言借貸以使用也時租庸錢皆入省庫

謙以手

書示崇韜崇韜微以諷革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

庸崇韜固辭上曰然則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久

典金穀

自帝得魏博孔謙即為支度務使

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

請復用張憲帝即命名之譙彌失望

譙自去年四月帝即位之初即望為

租庸使事見上卷

岐王聞帝入洛內不自安

聞帝自大梁入洛懼移兵西伐

也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曠入貢

李繼

曠以鳳翔行軍司馬領涇州節

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

比肩

前朝謂唐僖昭之朝帝即位追尊考晉王克用曰武皇帝廟號太祖上時掌翻朝直遥翻下同

特

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曠中書令

遣還

曠魚險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

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

唐末

誅宦官其有逃逸者散投外鎮及為私家所養畜豸玉翻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

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

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

唐昭宗天復三年誅宦官以士人為內諸司使

時所存者九使而已至梁有客省使改小馬坊使為天驥使飛龍使莊宅使儀鸞使文思使五坊使如京使尚食使改御食使為司膳使洛苑使教坊使東上閤門使西上閤門使內園栽接使弓箭庫使大內皇城使武備庫使引進使左藏庫使閑廐使宮苑使翰林使大和庫使豐德庫使乾文院使後唐雖不用梁制而復唐之舊內諸司使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其官亦多

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

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為後諸藩鎮乘變殺監軍張本

契

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

史董璋戍瓦橋

李繼曦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

語牛

倂翻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孔謙

惡張憲之來

時自魏召張憲復為租庸使憲方正故謙惡其來惡烏路翻

言於豆盧

革曰錢穀細事一健吏可辦耳魏都根本之地顧不重

乎興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

居朝廷衆人輔之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為之言於崇

韜為于偽翻宗韜乃奏留張憲於東京甲寅以正言為祖庸

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

易以鼓翻

李存審奏契丹

去復得新州

新州陷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三年

戊午敕鹽鐵度

支戶部三司並隸祖庸使

祖庸使之權愈重矣

上遣皇弟存渥

皇子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

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

帝即位尊曾祖執宜廟號懿祖陵曰永興

國昌廟號獻祖陵曰長寧克用廟號太祖陵曰建極三陵皆在代州鴈門縣親廟在晉陽太妃之不來夫豈專陵廟之為其心固有所見也且其辭義甚正為太后太妃俱以憂邑成疾張本

太后至庚申上

出迎於河陽辛酉從太后入洛陽 二月己巳朔上祀

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斂力凡赦文所蠲者謙

復徵之蠲圭淵翻除也復扶又翻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

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遺唯季翻所親或諫之

崇韜曰吾位兼將相郭崇韜為樞密使加侍中領成德節樞密使天下事無所不關侍中

三省長官又領節鎮故言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

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

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為于偽翻郭崇韜受



饋遺未足以安藩鎮疑懼之心乃所以成其主好貨之惡

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

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

勞力

到翻先悉薦翻

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

供居用翻

方鎮貢獻者

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

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

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

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

積子賜翻又如字

可令租

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

之李繼韜父嗣昭從晉王克用起于晉陽故私第在焉繼韜以反誅其家資沒官軍士皆不滿

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為後諸軍離叛張本

河中節度使李繼麟

請權安邑解縣鹽每季輸省課

每三月一輸鹽課於省也權古岳翻解戶買翻

已卯以繼麟充制置兩池榷鹽使辛巳進岐王爵為

秦王

考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

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辛巳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通鑑考異正本在二年正月仍不名不拜郭崇岐王上表稱臣之下今移寘於此

韜知李紹宏怏怏乃置內句使掌句三司財賦以紹宏

為之冀弭其意而紹宏終不悅

李紹宏恨郭崇韜見上卷元年句音鉤

徒

使州縣增移報之煩

按薛史云同光元年十一月以李紹宏兼內句凡天下錢穀簿書悉

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與此有歲月之差

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

以天下為已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

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

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僥堅堯翻

宦官疾之朝

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

腕鳥貫翻

豆盧革韋說

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

說讀曰悅華戶化翻

公世家

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

言上距汾陽四世耳

譜博古翻籍錄也謀徒協翻漢郊祀歌披圖按謀蘓林注曰謀譜第

也汾陽王謂郭子儀也

革曰然則固從祖也

從才用翻

宗韜由是以膏

梁自處多甄別流品

處昌呂翻別彼列翻

引拔浮華鄙弃勲舊有

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

為名流所嗤

嗤丑之翻笑也

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勲舊怨之於

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絳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

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韜鬱鬱

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

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

先悉薦翻

而

有正妃韓夫人在

歐史曰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曰燕國夫人伊氏次魏國夫人

劉氏

太后素惡劉夫人

按歐史劉氏為表建豐所得內之太后宮教以吹笙歌舞莊宗

悅之太后以賜莊宗然而惡之者以其所出微而妬悍也

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

於是所親說崇韜曰

說式芮翻

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上

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宦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

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

夫人劉氏為皇后

郭崇韜以是求自全乃所以自禍也為殺郭崇韜張本帥讀曰率下同

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薪蘇果茹皆

販鬻之

採木為薪採草為蘇果茹也茹菜也

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

一上天子一上中宮

上時掌翻

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

施尼師而已

施式鼓翻

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

於藩鎮奉之如一

婦言與王言並行自古亂政未有如同光之甚者也

詔蔡州

刺史朱勅浚索水通漕運

水經注車關水出於嵩渚之山發于層阜之上源兩枝

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東流為索水西注為車關水索水在成臯北勅渠京翻索山客翻

三月

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

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

不憂國政

沈持林翻

臣恐啟非敵之謀

北敵謂唐也

不聽

乙巳

鎮州言契丹將犯塞

此據諜報而上言也

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

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

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

斌悲中翻

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李存

審自以身為諸將之首

李存審時為蕃漢馬步軍都總管

不得預克汴

之功感憤疾益甚

李存審自滄徙幽時已寢疾

屢表求入覲郭崇韜

抑而不許存審疾亟表乞生覲龍顏乃許之初帝嘗與

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

存賢本許州王賢少

為軍卒善角觝晉王克用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技渠綺翻

帝曰汝能勝我當授藩

鎮存賢乃奉詔僅仆帝而止及許存審入覲帝以存賢

為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

言矣

以手搏而得大藩是節鎮可以戲取矣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

新城縣屬涿州唐太和六年以故督亢地置匈奴須知新城縣北至涿州六十里

勲臣畏伶

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



兵柄帝不許

自唐末喪亂

喪息浪翻

搢紳之家或以告赤

鬻於族姻

赤當作勑鬻於族姻則既非矣安知後世有鬻於非其族類者乎

遂亂昭穆

昭上招翻

至有舅叔拜甥姪者

言舅拜其甥叔拜其姪也

選人偽濫者衆

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

銓司吏部也選須絹翻覈下革

翻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

凡郊祀預執事者皆謂之行事官

注官者

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

號戶刀翻

或餒死逆旅

唐室諸陵先為溫韜所發

帝不能正溫韜之罪見上

卷上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為長安按視諸陵使 皇

子繼爰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 夏四月己巳朔羣

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

唐諸帝尊號皆有孝字蓋因漢

制今此又因唐制也

帝遣客省使李嚴使於蜀嚴盛稱帝威德

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

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

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

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

上時掌翻糗去久翻治直之翻艦戶黯翻言治戰艦

欲以防蜀主乃以光葆為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

後蜀置武德軍於梓州

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庚辰賜前

保義留後霍彥威姓名李紹真

唐既滅梁改陝州鎮國軍為保義軍

秦

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曠權知鳳翔軍府事

初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繼韜

李繼韜之求世襲也改昭義軍為安

義軍繼韜誅

見上卷上年

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

州立謂其衆曰前此潞兵未嘗戍邊

晉與梁兵爭潞兵未嘗北戍蓋以備

梁耳 今朝廷驅我輩投之絕塞蓋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

暴骨沙場不若據城自守

涿州在幽州之南未為絕塞也唐人謂沙漠之地為沙場

豈涿州之地乎楊立以此言激怒潞兵耳事成富貴不成為羣盜耳因聚譟

攻子城東門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弘祚

弃城走立自稱留後遣將士表求旌節詔以天平節度

使李嗣源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部署

部署之官

始見於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下其後有都部署遂為專任主帥之任帳前都指揮使張廷

蘊為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

償絲

估音古價也以錢貸民而以賤價徵絲償所貸錢

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

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祖庸使舉貸誅

斂結怨於人

斂力  
贍翻

陛下革故鼎新為人除害

易雜卦曰革去故也

鼎取新也  
為于偽翻

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

復扶  
又翻今

春霜害稼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

稱舉也  
貸借也

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

牒頻下

省牒謂租庸使所  
下文書下戶嫁翻

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漢主

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上

閩之汀漳二州皆  
與漢之潮州接壤

閩人擊之

漢主敗走初胡柳之役

見二百七十卷梁  
均王貞明四年

伶人周匝

為梁所得帝每思之

帝思周匝而不思周  
德威此其所以亡也

入汴之日匝

謁見於馬前

入汴見上卷上年見賢遍翻

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之

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

之力也

梁內園裁接使猶唐之內園使也宋白曰裁接使貞元中已有之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園裁接

使國朝止名內園使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

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

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

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

矣使吾慙見此三人

三人謂周匝陳俊儲德源也周匝李存賢之事帝自以為踐言矣可

以為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

偽翻

五月壬寅以俊

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

憲州本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晉王克用

表置憲州

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宜其離叛

也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為諸道僭竊者

尚多

當是時諸道奉貢者有所不論如蜀如吳如漢皆唐之諸道也

征伐之謀未可遽

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

此正時病也

宜以

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

羨戈戰翻

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

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

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戊申蜀主遣李嚴還

李嚴四月入蜀至是而還還從宣  
翻又如字 考異曰實錄七月戊

午蜀遣歐陽彬朝貢十月癸巳遣客省使李嚴充蜀川  
回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書四月巳巳朔唐使  
李嚴來聘五月戊申遣嚴歸本國十一月巳未朔遣彬  
為唐國通好使按錦里耆舊傳是歲遣敘陽彬通聘洛  
京莊宗遣李嚴來修好芴記云豈謂大蜀皇帝特遣蘇  
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  
厚禮然則嚴為回信使也或者歐陽彬之前蜀巳有入  
洛之使乎若如實錄年月則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  
三年八月方歸何留之久乎十國紀年蜀史又云九月  
巳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還又



八月以後遣王宗錡等戍利州以備東師似用宋光葆之言十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名諸軍還似因彥稠來而罷之今並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從蜀書年月

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

之入草物

粗讀曰麤自盛唐以來蜀貢賦歲至京師此法乃王衍之法也

嚴還以聞帝

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

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

騃語駭翻遠于願翻昵尼贊翻比毘

至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

賢愚易位刑賞紊亂

厭於鹽翻紊音問

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

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鮮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

以為然

為伐蜀張本

帝以潞州叛故庚戌詔天下州鎮無

得修城濬隍悉毀防城之具

毀防城之具慮天下將卒有憑城而拒命者耳然趙

在禮攻魏而魏不能守趙在禮據魏而攻不能拔而帝由是亦死於亂兵防患之道固不在此也

壬

子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

於幽州

李存審受宣武之命而未離幽州也

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

爾父少提一劍去鄉里

少詩照翻存審陳州宛丘人從李罕之歸晉王

四十年

間位極將相

言以節度使同平章事也

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

破骨出鏃者凡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曹生  
於膏梁當知爾父起家如此也 幽州言契丹將入寇

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

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

饋運多為所掠 壬戌以李繼曠為鳳翔節度使

嗣李  
茂貞

帥 乙丑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為節度使時瓜沙

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

唐懿宗咸通  
八年張義潮

入朝以族子惟深守歸義十三年惟深卒以義金權知  
留後自咸通十三年至是五十四年蓋曹義金亦已老

矣間古  
覓翻

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暝

暝莫定  
翻夕也

泊

軍方定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餘輩踰塹坎城而上

帥讀

曰率上  
時掌翻

守者不能禦即斬關延諸軍入比明

比必利翻  
及也下比

起嗣源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悅

以張廷蘊  
不待其至

而先取  
城也

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子礫楊立及其黨

於鎮國橋

礫陟  
格翻

潞州城池高深帝命夷之

夷平  
也

丙戌

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歸德節度使同平章事

梁都  
汴移

宣武軍於宋州唐滅梁復以汴  
州為宣武軍以宋州為歸德軍

留宿衛寵遇甚厚帝或

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帝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

后妬之會紹榮喪妻

喪息浪翻

一日侍禁中帝問紹榮汝復

娶乎

復扶又翻

為汝求昏

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

紹榮何不以此賜之帝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

謝

趣讀日促

比起顧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帝為之託疾不食

者累日

史言帝憚劉后之妬悍

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

宣武節度使代李存審為蕃漢內外馬步總管

自副總管陞都

總管秋七月壬寅蜀以禮部尚書許寂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 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

復扶又翻

又厚賂伶

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癸卯表求解職帝怒以為  
避事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 梁所決河連年為曹

濮患

梁決河見二百七十卷均王貞明四年濮博木翻

甲辰命右監門上將

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塞悉則翻幾居豈翻

庚申

置威塞軍於新州 契丹恃其彊盛遣使就帝求幽州

以處盧文進

處昌呂翻

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未

服契丹主謀入寇恐渤海掎其後

渤海時為海東盛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

二州盡有高麗肅慎之地特居蟻翻

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

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

燕於賢翻

八月戊辰

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鐸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

軍屯洋州

帥讀曰率

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鐸為昭武節

度使戍利州以備唐租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

治事

恍許昉翻惚音忽治直之翻

景進屢以為言癸酉以副使衛尉

卿孔謙為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

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

歐史曰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于汴州富人李讓

聞得之養以為子梁太祖以李讓為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為子乳母之夫姓趙又冒姓趙名殷衡梁亡事唐始改孔名循按唐天祐二年趙殷衡已權判宣徽院事見二百六十五

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

癸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而以為功臣之

號以寵孔謙唐之君臣不知其非也民困軍怨其能久乎為明宗誅謙張本

帝復遣使者

李彥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

復扶又翻下復踪同

癸卯帝獵

於近郊時帝屢出遊獵從騎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伏

於叢薄

草聚生日叢草木交錯曰薄

俟帝至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



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

蹂人九翻又翻踐慈演翻

使吏何以為

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帝慰而遣之

諫獵一也中牟令幾不免

於死洛陽令乃蒙勞遣者意必有伶官為之

澤廣州人

也

薛史何澤廣州人梁貞明中清海節度使劉陟薦其才以進士擢第

契丹攻渤海無

功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

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

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

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

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

江軍節度使張武為峽路應援招討使

蜀置鎮江軍於夔州

丁

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辛未天平節度使李存

霸平盧節度使符習言屬州多稱直奉祖庸使帖指揮

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規程

使司謂節度使司也紊音問

祖庸使奏

近例皆直下

時祖庸使帖下諸州調發不閱節度觀察使謂之直下下戶嫁翻

敕朝廷

故事制敕不下支郡

節鎮為會府巡屬諸州為支郡

牧守不專奏陳今

兩道所奏乃本朝舊規祖庸所陳是偽廷近事

時以梁為偽廷

黜之也

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

須牒觀察使

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敕租庸徵催止牒觀察使司

雖有此

敕竟不行

史言徵斂嚴急但期趣辦竟不奉敕而行

易定言契丹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

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

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

舊將無不憤耻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

休悅之

為安重霸背王承休而降唐張本

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

錢鏐本唐臣唐亡事梁梁亡復事唐故云復修本朝職貢  
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

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

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用竹冊

竹冊編竹為之以存古意

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吳王如白沙

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

路振九國志曰楊溥巡白沙太學博士王穀上書請

改白沙為迎鑾其畧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為黃道鑾輿所止并邑皆為赤縣

徐溫自金陵來

朝白沙揚子縣地五季之末改揚子為永貞縣宋朝乾德二年以揚州永貞縣迎鑾鎮為建安軍大中祥符

六年升為真州而永貞縣先是復改為揚子其地東至揚州六十里南臨大江度江而南至金陵亦六十里更

工衡

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為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

王起居

先悉薦翻

虔防制王甚急

使鍾泰章殺張顥閉牙城門討朱瑾皆翟虔也故徐

溫親任之翟直格翻

至是王對溫名雨為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

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

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

須者意所欲也求也

溫頓首謝

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十一

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

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主遣戶

部侍郎歐陽彬來使致書用敵國之禮蜀書後主紀十一月乙未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為唐國通好

使今從之 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

李彥稠至蜀見上九月還從宣翻又

如 癸卯帝帥親軍獵於伊闕

伊闕縣在洛陽南二百餘里有伊闕山大禹所

鑿也 宋朝省伊闕縣為鎮入伊陽縣帥讀曰率

命從官拜梁太祖墓

梁祖帝之仇讐前欲

發墓斷棺今使從官拜之何前後之相違也從才用翻

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

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衆

史言帝荒於從禽而不恤士卒折而

設翻 丙午還宮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

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

十七軍

丁巳賜護國節度使李繼麟鐵券以其子令

德令錫皆為節度使諸子勝衣者即拜官

勝音升

寵冠列

藩

朱友謙之寵乃所以速禍也是其反覆多矣能無及乎冠工喚翻

庚申蔚州言契

丹入寇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

九軍還成都

十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格之得罪

事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

中

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

倉渠隕翻

及再為相用事杖殺之許

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保

此取禍之端也

張格則失矣許寂同在相位不知蜀有垂亡之勢但知張格有取禍之端蜀亡

為相者得免禍乎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勲等七軍還成

都

蜀主恃與唐和而徹邊備是馴狎虎豹而不嚴設圍檻也

已巳命宣武節度使

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

丹

命李嗣源將兵赴鎮因而北出備邊

庚午帝及皇后如張全義第全

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

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彊之竟受

皇后拜復貢獻謝恩

劉后利張全義之財此如倡婢屈膝於人志在求貨耳惡可以母天

下乎彊其兩翻復扶又翻

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



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者帝嘉其直然卒

行之

卒子恤翻

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絕

道唯季翻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

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

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

為于偽翻

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

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

史言蜀政之亂有唐末之所無者

以龍武軍

為承休牙兵

是年十月蜀方置龍武軍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

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為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

蜀以成都

城為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眾皆不平蜀主

之母之妃皆徐氏也蜀主建遺命不以徐氏兄弟典兵雖王衍昏縱而蜀之臣亦無以建遺命為衍言者王宗弼亦何足任眾之所以不平徐延瓊者但以非次耳

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嵐州

同光之初以鎮州為北都太原為西京尋廢北都復為鎮州以太原為北京嵐盧含翻

辛卯蜀

主改明年元曰咸康 盧龍節度使李存賢卒 是歲

蜀主徙普王宗仁為衛王雅王宗輅為幽王褒王宗紀

為趙王榮王宗智為韓王興王宗澤為宋王彭王宗鼎

為魯王忠王宗平為薛王資王宗特為莒王宗輅宗智

宗平皆罷軍役

蜀以諸王為軍使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

三年春正月甲午朔蜀大赦 丙申敕有司改葬昭宗

及少帝

以其遭朱溫之弑葬故多闕也少詩照翻

竟以用度不足而止

後唐自以

為承唐後終不能改葬昭宗少帝後漢自以為纂漢緒而長陵原陵終乾祐之世不沾一奠史書之以見譏

契丹寇幽州 庚子帝發洛陽庚戌至興唐

時以魏州為興

唐府

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禦決河

遙隄者遠

於平地為之以捍水治直之翻

初李嗣源北征

謂去年北禦契丹時也

過興唐

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

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

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

往嗣源軍中取細鎧

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

宮闕廷為毬場前年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

比毘至翻

同光元年帝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告天即位

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

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

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

從千容翻

帝立

命兩虞候毀之

兩虞候馬軍虞候及步軍虞候一曰左右兩虞候

憲私於崇韜

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背蒲妹翻張憲郭崇韜相與私議而不敢廷爭以帝之驚

悍而不可回也

二月甲戌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為盧龍節

度使

李紹斌至明宗時復姓趙賜名德鈞德鈞守幽州不為無功其後乘危以邀君外與契丹為市不但

父子為虜幽州亦為虜有矣

丙子李嗣源奏敗契丹於涿州

敗補邁翻

上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

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斌聲援崇

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領真定上欲徙崇韜鎮汴州

欲使人

兩易節鎮

崇韜辭曰臣內典樞機外預大政富貴極矣何必

更領藩方且羣臣或從陛下歲久身經百戰所得不過

一州臣無汗馬之勞徒以侍從左右

侍從才用翻

時贊聖謨

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勲賢使臣得解旄節乃

大願也且汴州關東衝要

汴州在成皋關之東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衝要之地也

地富人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它人攝職何異空城非

所以固國基也上曰深知卿忠蓋然卿為朕畫策襲取

汶陽保固河津既而自此路直趨大梁成朕帝業

為于偽翻

取汶陽謂取鄆州保固河津謂築壘馬家口與取大梁事並見上卷元年汶音問趨七喻翻

宣百戰

之功可比乎今朕貴為天子豈可使卿曾無尺寸之地

乎崇韜固辭不已上乃許之庚辰徙李嗣源為成德節

度使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

中國彊弱

覘丑廉翻  
又丑艷翻

甲申詞至魏

時帝在  
魏都

及還

還從宣  
翻又如

字

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

國

復扶又翻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漢主  
既知唐之不足畏奢虐亦由是滋矣

帝性剛好

勝

好呼  
到翻

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宦之讒頗疎忌

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

為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

兵權居大鎮軍政在吾安得為其子奏請

得為子偽翻

乃黜

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

石門鎮即唐之橫水柵帥

讀曰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

上時掌翻申者重也重自理說

辛

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

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

李嗣源為中書令蕃

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故以稱之

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

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

為李嗣源疑懼張本郭崇韜其亦自



知為伶宦  
所忌乎

已酉帝發興唐自德勝濟河歷楊村戚城

觀昔時戰處指示羣臣以為樂

此即帝自言我於十指上得天下之故態也樂

洛音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

見鬼物上欲使符咒者攘之

符水厭祝巫覡扶術以欺世者為之攘却也

宦

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

逮及也咸通唐懿宗年號乾符僖宗年號

當

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大半空虛故鬼物遊

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

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

自興唐

還從宣翻  
又如字

載以牛車累累盈路張憲奏諸營婦

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

矣

諸營謂魏州諸營也史言帝之結怨于魏卒者非一事從才用翻

庚辰帝至洛陽辛

酉詔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

唐之盛時以洛陽為東都同光

之初以晉陽為西京魏州為東京尋以洛陽為洛都今復唐舊以洛陽為東都則亦復以長安為西京矣晉陽之西京先已改為北都洛陽既復東京之舊又改魏州之東京為鄴都然相州乃古鄴地魏州治元城非鄴地也鄴戰國時為魏邑漢為鄴縣魏郡治焉漢末曹操為魏王居鄴前燕慕容暉都鄴置貴鄉縣屬昌樂郡水經注所謂沙邱堰有貴鄉者也隋開皇三年罷昌樂郡貴鄉縣屬魏州遂為州治所此時與興唐縣並置於鄴下

興唐本元城莊宗以魏州為鄴都特以漢魏郡治鄴曹  
操以魏王都鄴而名之耳然相州自隋以來治安陽而  
鄴為屬縣魏州相州  
治所皆非古鄴也  
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初

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

降戶江翻

命風

召兩帝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

帥讀曰率

誠惠

安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時大旱帝自鄴都迎誠惠至

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

謂者告語

之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

官謂莊宗師謂誠惠

誠惠逃去慙懼

而卒

史言異端率妖妄不足信

庚寅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胤

卒 太后自與太妃別

二年正月太  
后離晉陽

常忽忽不樂

樂音洛

雖娛玩盈前未嘗解顏太妃既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繼於道聞疾稍加輒不食又謂帝曰

吾與太妃恩如兄弟欲自往省之

肖悉景翻

帝以天暑道遠

苦諫久之乃止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五月丁酉北

都奏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帝寬譬言不離左右

太后自是得疾又欲自往會太妃葬帝力諫而止

離力智翻

太后之悲慕以太妃有以得其心耳

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

延翰權知軍府事 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 帝

苦導暑

導儒欲翻導暑濕熱也

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

尺稱

證翻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

數唐都長安大明宮東內也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

興慶宮南內也觀工喚翻

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宮苑使王

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脅為孔

謙論用度不足

為于偽翻

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上曰

吾自用內府錢無闕經費

經費謂國之經常調度其費仰于租庸使者

然猶

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

語牛  
居翻

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

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被甲乘馬

被皮  
義翻

親當矢石

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

昔在河上勅敵未滅

勅渠  
京翻

深念讐恥雖有盛暑不介聖

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

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

郭崇韜之言其  
指明居養之移

人可謂婉切其  
如帝不聽何

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

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

卒子  
恤翻

日役萬人

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

陳彥謙徐溫所

親信者也

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

於道

遺唯季翻下同屬之欲翻

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

子為嗣

以父子血氣所屬之親感動徐溫

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成

德節度使李嗣源以邊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

省恙景翻

帝不許壬寅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八月癸

未杖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為禮部員外郎性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宦請托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仇惡之

仇告浪翻  
惡鳥路翻

遣婢訴於皇

后

劉后以父事張全義  
故得遣婢出入宮掖

后與伶宦共毀之帝含怒未發

會帝自往壽安視坤陵役者

九域志壽安縣在洛陽西  
南七十里五代會要曰上

欲柑太后於代州太祖園陵中書門下奏議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不當分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漢朝諸陵皆近秦雍國家園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園陵皆在河南兼



勅應勲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尚道路泥濘

淳乃

定翻  
淳也

橋多壞帝問主者為誰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

獄獄吏榜掠

下戶嫁翻榜  
音彭掠音亮

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

韜諫曰貫坐橋道不修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

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

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

臣之罪也帝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

隨之論奏不已帝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尸

府門遠近寬之

羅貫之死崇禎可以去而  
不能去自致夷滅哀哉

丁亥遣吏

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御衣

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

青城

山在蜀州青城縣北三十三里杜光庭曰岷山連峯接  
岫千里不絕青城山乃第一峯也丈人觀在青城北二

十里上清宮在高臺山丈人祠之側高臺山在  
岷山上有天池晉朝立天宮於上號上清宮遂至彭

州陽平化

彭州濛陽縣北四十里有葛  
仙山二十四化之第五化也

漢州三學山而

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乙未立皇子繼安為魏王 丁酉帝與

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

宏紹宏薦紹欽有益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

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

改鄧州宣化軍為威

勝軍段凝降賜姓名李紹欽事並見上卷元年

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

總管不可離河朔

離力智翻

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

故事以為伐蜀都統

安祿山之亂玄宗分命諸子為諸道都統此唐故事也

成其

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

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

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節

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

繼曦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

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

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

李令德朱友謙之子也李紹琛康延孝也

皆降唐賜姓名陳讀曰陣

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内安撫應接使

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

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内招撫

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

唐時夔忠萬三州本屬荆南節度  
唐末之亂王建據蜀併而有之  
都統置中軍以供奉

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

柔充魏王府通謁

李從襲等皆宦官也

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

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自六月甲午雨罕見

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霽 郭崇韜以北

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

事見二百七十卷  
梁均王貞明五年

將行言

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

者

帥所類翻

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戊申

大軍西行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

休到官即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

歌舞圖形遺韓昭

遺唯季翻韓昭諛  
倭蜀主狎而信之

使言於蜀主又獻

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

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

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

上表幾二千言

上時掌翻  
幾居依翻

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

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

少詩照翻  
長知兩翻

荒色惑酒秦州人雜

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

瘴之亮  
翻罷讀

曰鳳翔久為仇讐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

疲好呼到翻言無事舉先皇未嘗無故盤游陛下率意頻

離宮闕離力  
智翻秦皇東狩鑾駕不還見秦  
紀煬帝南巡龍舟

不返見隋  
紀蜀都彊盛雄視隣邦邊庭無烽火之虞境內

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見  
九

十七卷晉孝  
宗永和三年劉禪降於鄧艾見七十七卷魏元帝  
景元四年降戶江翻山河

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侯主上西歸

自秦州歸成  
都曰西歸

當使獄吏字字問汝

蜀主歸未及以問蒲  
禹卿而韓昭身首已

異處

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

冬十

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

為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

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

自寶雞入散關  
則涉棧閣之險

人心易搖

易以  
敗翻

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乂薊

州人也

薊音  
計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

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

蜀置武興軍於鳳  
州唐自關東進兵



攻蜀為西上  
上時掌翻

蜀主以為羣臣同謀沮已

沮在呂翻

猶不信大

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為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

降城使周彥禔等知不能守亦降

考異曰實錄十月戊寅魏王繼岌至鳳

州王承捷以鳳興文成四州降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鎮威武城唐景思等降按今故鎮在鳳州西四程延孝未下鳳州何能先至故鎮又蜀之守禦必在鳳州之東或者當時鳳州之東別有威武城亦名故鎮非今之

故鎮歟

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

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

縱敗兵先去以懼蜀人而倍道踵其後以趣鳳

州趣七  
喻翻

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暉竭鳳翔蓄積以

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

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矣當盡力一決

一決者一決戰也復扶又翻下

同  
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

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

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心崩離風驅霆擊彼皆

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

告捷

是日崇韜入散關之日也蓋即丁丑

崇韜喜謂李愚曰公料敵如此

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

復扶又翻

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

四州印節迎降

四州州印及武興節度使印及旌節也

得兵八千糧四十

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

兵威已振有糧可因知功必成

即以都統牒命

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

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

兵力尚完

東川謂梓遂諸州山南謂興元諸州

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

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

勲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

駕兵自綿漢至深渡

從才用翻深渡在利州綿谷縣北大漫天小漫天之間

千里

相屬

屬之欲翻

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它軍

龍武糧賜優厚事見

上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

長舉漢沮縣地西魏置盤頭郡隋置

長舉縣唐屬興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里

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

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

璉力展翻治直之翻棧士限翻

由

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弃城走紹

琛等克興州

考異曰實錄甲申魏王至故鎮康延孝收興州十國紀年辛巳承鑒出奔甲申繼

岌郭崇韜至威武城今從之

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

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

九域志興州西至成州二百一十五里

李紹琛等

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

三泉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興州東南至三泉一百四十五里

有百牢關金牛道之險

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

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

優饒也

戊子葬貝簡

太后于坤陵

蜀主聞王宗勲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

斷桔柏津浮梁

桔古屑翻斷音短

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

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勲等三招討

以三泉之敗也

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

九域志三泉西至利州一百八十九里趣七喻翻

蜀

武德留後宋光祿遺郭崇韜書

遺唯季翻

請唐兵不入境當

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

背蒲昧翻宋光

祿謂蜀為本朝朝直遙翻

崇韜復書撫納之乙丑魏王繼岌至興州

光祿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

壁三州山南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

渠州麟山

縣唐武德元年置濛州八年州廢以濛山縣屬渠州當是蜀復置濛州也麟當作濛音力珍翻又唐貞觀中置麟州以處生羌歸附者屬松州都督府唐至德後淪沒久矣當以渠濛之濛為是

階州刺史王

承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

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

欲自秦州掩擊唐軍之後

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

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劔門邪然公受國

恩聞難不可不赴

難乃旦翻

願與公俱西

言自秦州西赴成都

承休素

親信之以為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

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

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

以從才用翻上時掌翻

重霸拜於馬前

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

蜀得秦隴見二百六十卷梁均王貞明元年

若從開

府還朝

朝直達翻

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

蜀蓋

加王承休開府儀同三司故稱之為于偽翻下為陳同守式又翻

承休業已上道無如

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

羌人抄之

抄楚交翻

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

千而已

此自秦州取道文扶循山至茂州也為王承休宗汭為魏王繼岌所誅張本比必利翻

重

霸遂以秦隴來降

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

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

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鑠



斷江路

斷音短

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

鏢不能進退

絙音掛

矢石交下壞其戰艦

壞音怪

季興輕舟

遁去

使蜀之邊帥盡如張武散關宣易入哉為後孟知祥復用張武張本

既而聞北路陷

敗以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郭崇韜遺王宗弼

等書為陳利害

遺唯李翻

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

西歸王宗勲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

九域志簡州金水縣有白

芳鎮芳都聊翻

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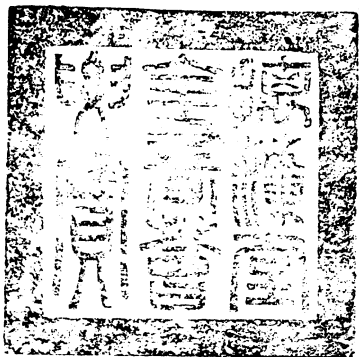
探吐南翻

宋光嗣令我殺

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六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三

起旃蒙作噩十一月盡柔兆閏茂三月不滿一年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

同光三年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

迎於七里亭

亭去成都城七里因以為名

蜀主入妃嬪中作回

鶻隊入宮

効回鶻曳隊以入宮也

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

按五代會要梁開明元年改洛陽宮貞觀殿為文明殿貞觀殿洛陽宮前殿也唐昭宗遷洛後更名今蜀亦有文明殿蜀宮倣唐宮之制意文明唐末殿名也泣下霑襟君臣相視

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

浮梁

桔柏浮梁為蜀所斷故修之以濟

昭武節度使林思錡先弃

城奔閬州

蜀置昭武節度于利州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三十五里

遣使

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

九域志劍州東北至利州一百九十里

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

五州降

蜀置武信軍於遂州

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玄門嚴兵自

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

勞力到翻

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

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於西宮收其璽綬

璽斯氏翻

綬音受使親吏于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

承洵仗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

洵圭淵翻

丙午宗弼

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

九域志劍州西至綿州二

百八倉庫民居已為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

斷丁管翻綿州

謂之左綿以綿水遷其左故也

水溪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

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



關彼且迎降不暇

降戶江翻下同

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

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

近關即謂鹿頭關折之舌翻

儻延旬浹

則勝負未可知矣

言深入之兵利于飄忽震蕩難以持久

乃與嚴乘馬浮

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

從才用翻

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

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

九域志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八十九里

居三日後

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

嚴

遺唯季翻

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

或謂嚴者或以人語嚴也

公首建伐

蜀之策

事見上卷上年

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

然馳入成都

九域志漢州南至成都九十五里

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

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為託

宗弼猶乘城為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

乘登也去羌呂翻

己酉

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

降表以上皇帝降書以達軍前鍇口駭翻

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

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

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

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于金馬

坊門

金馬坊在成都城中以有金馬碧雞祠因而名坊又有碧雞坊

內外馬步都指揮

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

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

得免死

妓渠綺翻

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

德陽

九域志德陽縣在漢州東北八十五里

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

於西第

已奉表降唐不敢稱西宮故稱西第

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

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

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物而遣之

宗弼之獻繼岌之留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

統都統繼岌也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

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按薛史升遷橋

在成都北五里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

輿襯號哭俟命哀倉回翻襯初覲翻繼岌受璧崇韜解

縛焚襯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唐昭宗大順二年王建取蜀至衍而

亡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

師至克蜀凡七十日

考異曰實錄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薛史因之按唐

軍九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成都止七十日耳實錄薛史之誤也得節度十武德武

武泰鎮江山南武定天雄武興昭州六十四歐史職方武凡十節度西川為蜀都不與也考前蜀所

有益漢彭蜀綿眉嘉劍梓遂果閬普陵資榮簡邛黎雅維茂文龍黔施夔忠萬歸峽興利開通涪渝瀘合昌巴

蓬集壁渠戎梁洋金秦鳳階成五十三州而已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

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繒慈陵翻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

匕箸箸遲倨翻曰是老夫之過也高季興勸伐蜀見二百七十二卷元年梁震

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梁震之料莊宗如燭照數計

安知其不為吾福乎

荆南之福則未聞也以三郡之地介乎疆國之間惴惴僅能自全何

有福之

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為菟裘

之地

衡麓衡山之麓也山足曰麓左傳魯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馬殷言將致事而歸老於衡麓聞蜀

亡而懼也

願上印綬以保餘齡

齡年也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

上時掌翻

上優詔慰諭之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董

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

數所角翻

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橄相從

樸蒲

木翻橄蘇谷翻樸橄小木以喻董璋小材也

反咕囁於郭公之門

咕囁涉翻而涉翻

咕囁細語也

謀相傾害吾為都將

帝命李紹琛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為左廂

虞候故云然

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宗韜十二月宗

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

考異曰莊宗實錄十二月丙寅以靜難節度使董璋為東川

節度副大使又康延孝傳云郭崇韜除董璋為東川節

度使延孝與華州節度使毛璋見崇韜請以二部任尚

書為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不及二

旬崇韜為繼安所害按大軍以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巳

入西川至十二月八日丙寅除董璋東川凡十日明年

正月八日殺崇韜至此凡六十日而云不及二旬崇韜

遇害日月殊不相合蓋十二月丙寅崇韜始表璋

鎮東川之日耳非降制日也不及二旬亦恐誤

軍職

解董璋軍職則李紹琛不得以軍法

紹琛愈怒曰

吾冒白办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

冒莫北翻

乃見崇

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

任園時以工部尚書

參預軍機帥所類翻

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

而退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

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

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

索蘇各翻索然言寂寞也

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

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

妓渠綺翻遺唯季翻

魏王所得



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

塵之便翻

從襲等益不平王

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

許之

考異曰實錄薛史皆云崇韜以蜀帥許之按崇韜有識畧豈可興大兵取西川反以與宗弼乎此

庸人所不為也蓋于時宗弼尚據成都崇韜恐其悔而違拒故陽許之以安其意耳既而久未得

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宥請留崇韜鎮蜀

帥讀曰率

從襲等因

謂繼宥曰郭公父子專橫

橫戶孟翻

今又使蜀人請已為帥

帥所類翻

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宥謂崇韜曰主上

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

郭崇韜官侍中故繼宥稱之離力智翻

豈肯

弃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

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宗韜互相疑

此段自平蜀之功以下為李紹琛反

張本自初帝遣李從襲從繼岌以下為殺郭崇韜張本

會宋光葆自梓州來訴王

宗弼誣殺宋光嗣等又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

宗弼斬之

犒苦到翻斬居焮翻

士卒怨怒夜縱火誼譟崇韜欲誅

宗弼以自明已已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勲王宗渥皆

數其不忠之罪

數所角翻

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

之肉辛未閏忠懿王審知卒

年六十四

子延翰自稱威武

留後

延翰字子逸  
審知長子也

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

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

監才  
衍翰

癸酉王承

休王宗汭至成都

十月自秦州上  
道今始至成都

魏王繼岌詰之曰居

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

以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

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

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

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

召之至洛陽而  
後赴鎮為孟知

祥據蜀  
張本

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

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

段徊必宦人也

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

憲雖有宰相器

郭崇韜薦張憲為相帝欲用之故段徊等云然

今國家新得中

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

更工衡翻

比之北

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重也乃徙憲為太原尹知北都

留守事

以尹知留守事非正為留守也

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

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為鄴都

監軍

後唐武德使本掌宮中事明宗時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掃雪是其證也

彥

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

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為王正言史彥瓊不能守鄴都張本

初帝得魏州銀槍効節都近八千

人以為親軍

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近其靳翻

皆勇悍無敵夾河

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

既而河南平

梁滅而河南平

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

厭

厭于盟翻

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克道路

塗潦漕輦艱澀

漕水運輦陸運澀色立翻

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

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

洛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曰上東右曰永通

九域志洛陽上東門建春門皆為鎮屬河南縣蓋喪亂丘墟非復盛唐之舊也

望諸州漕運至

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採蔬於野

百十為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已卯獵

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

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

自白沙至龕澗其地皆在洛陽東按薛史李愚避難居洛表白

沙之別墅龕澗近伊闕從才用翻龕苦含翻

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

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

僵居良翻  
環音怪

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

谷有白龍見于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

見賢  
通翻

更工  
衡翻

長和驃信鄭旻遣其布燮鄭昭淳求昏於漢漢

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

唐末南詔  
改曰大禮

至是又改曰長和五代會要曰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  
衍所得蠻俘數十以天子命令使人入其部被止于界  
上惟國信蠻俘得往續有轉牒稱督與大長和國宰相  
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差人轉送黎州其紙  
厚硬如皮筆力道健有詔體後有督與陀酋忍與王寶  
督彌勒忍與董德義督與長垣緯忍與楊希燮等所署  
有采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十聯有  
類學荒詞頗有本朝姻親之意語亦不遜

成德節

度使李嗣源入朝 閏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帝寵

待甚厚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

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

音量

良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

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

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

折納謂  
抑民使

折估而納其所無紐配  
謂紐數而科配之也 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即敕有司

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



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

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畧曰固當

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誓之以三辰而

終殺之非信也

庚子彰武保大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萬興卒

梁貞明四年高萬興兼鎮鄜延唐以延州置保塞軍岐改為忠義軍後唐改為彰武軍鄜保大軍

以其

子保大留後允韜為彰武留後帝以軍儲不充欲如

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

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

謂吳近在淮南不宜使之知中國虛實上時掌翻

乃

止 辛亥立皇弟存美為邕王存霸為永王存禮為薛

王存渥為申王存乂為睦王存確為通王存紀為雅王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

天下驂馬亦不可乘

驂食陵翻捨馬也以喻宦官史炤曰捨音戒俗呼扇馬為改馬即捨

馬也况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

去羌呂翻

呂知柔竊聽聞

之 呂知柔時為都統牙通謁

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

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

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

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

宦官固可疾然天子使之將命敬之者所

以敬君也烏可倨見哉唐莊宗使刑臣將命于大臣非也郭崇韜倨見之亦非也嗚呼刑臣將命自唐開元以

後皆然矣

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

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

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為蜀帥

帥所

類翻下同

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為謀今諸軍將校皆

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

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

語牛倨翻下語之同

后泣訴于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

為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

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筭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

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

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它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

其外

稱尺證翻  
復扶又翻

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于色及

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

之為于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侯臣至蜀察

之苟無它志則遣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

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

復扶又翻下后復同衣甲庫使盛唐無之蓋帝

所置亦內諸司使之也馳詣成都觀宗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

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

觀莊宗所以命並知祥馬彥珪者如

此就使李從襲等不以劉后教行之宗韜得東還亦必不能自全矣

彥珪見皇后說之曰

說式尚翻

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上當斷不

斷言帝詔旨持兩端無決然使殺宗韜之命斷丁亂翻

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

能緩急稟命于三千里外乎

成都至洛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見舊唐書地理志

皇后復言于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

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

石壕

石壕村在陝縣東新安縣西杜少陵詩所謂暮投石壕村者也九域志陝州陝縣有石壕鎮

彥

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

晝夜兼行

孟知祥倍道而行非能救郭崇韜之死也恐崇韜死而生它變耳

初楚王

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

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

軍都判官諸軍都判官也高郁在馬殷府其位任在

行軍司鑄鉛鐵為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馬之上

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

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

杼大盛

幾居豈翻高郁佐馬殷治湖南巧于使民而民勸趨于利蓋學管子之術者也

吳越

王鏐遣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

瑫土刀翻

吳人以其國名與已同

嫌其居越而兼吳國之名

不受書遣瑫

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上

諱嗣源應州人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電鴈門都將帝少名邈佖烈太祖養以為子乃姓李名嗣

源即位後  
改名亶

天成元年

是年四月方  
改元見下卷

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

曦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河

中節度使尚書令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

梁之  
乾化

二年朱友謙即以河中附晉故自恃故舊自附晉之後  
晉王與梁人戰于河上汾晉無後顧之虞以此為有功

帝待之厚

亦以此  
自恃

苦諸伶宦求勾無厭

厭于  
鹽翻

遂拒不與

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

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討已故驚懼閱兵



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彊於蜀者

從才用翻倔其勿翻彊其兩翻與

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

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

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

郭侍中謂崇韜功高以其有滅

梁蜀之功非己之所能及也讒人指伶宦也

癸亥繼麟入朝

為繼麟得禍張本

魏

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

部署已定

部署行留已定也

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

繼岌曰大軍垂發

垂發猶言臨發也

彼無豐端安可為此負心

事公輩勿復言

復扶又翻

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

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

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

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名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

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

信

撾則爪翻郭崇韜蓋與二子俱至繼岌所故同時見殺

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

官滏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

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

爰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

去羌呂翻

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

以蠟摹刊為中書省印以印敕書而宣之也

軍

中粗定宗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滏陽張礪詣魏王

府慟哭久之

張礪為宗韜府掌書記史言其事府主能始終

繼爰命任圜代宗

韜總軍政

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

嚴旭者王衍用為蓬州刺史帝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

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

人皆謂帝克蜀而不察蜀之所以亡故不

旋踵而敗不知此乃帝氣習也

戊辰孟知祥至成都

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

留帖然

史言孟知祥之才所以能有蜀犒苦到翻

閩人破陳本斬之

陳本園汀

州見上年十二月

契丹主擊女真及勃海

女真始見於此其國本肅慎氏東漢

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五代時始號女真女真有數種居混同江之南者為熟女真江之北者為生女真混同江即鴨綠水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

好

好呼到翻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

其子廷說廷讓廷議

此郭崇韜諸子之在洛陽者也說讀曰悅

於是朝野駭

惋

朝直遙翻惋烏貫翻

羣議紛然帝使宦者潛察之保大節度使

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者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

對諸將攘臂垂泣為崇韜稱冤

去羌呂翻為于偽翻

言辭怨望庚

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有告變言李繼

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

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

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

歐史作圍其館蓋謂朱友謙無私第在洛陽也

驅繼

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

唐昭宗之遷洛也車駕由

徽安門入宮唐六典東都北面二門東曰延喜西曰徽安朱友謙賜姓名見二百七十二卷元年

友謙

二子令德為武信節度使令錫為忠武節度使詔魏王

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

唐置忠武軍於許州匡國軍于同州至梁之時兩易軍號後唐滅梁皆復其故

河陽節度使李

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

人二百餘口見紹奇

帥讀曰率

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

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

別彼列翻

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

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

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奇亦為之慙

為于偽翻慙朝廷之失信

友謙

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饑

窘

窘渠  
隕翻

妄為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

韜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

所屬

屬之  
欲翻

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

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

振當作震  
遠於願翻

嗣源曰吾心不

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

李嗣源答  
朱守殷之

言安於死生禍福之際英  
雄識度自有不可及者

時伶官用事勲舊人不自保

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

全 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馬軍都

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

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銳指揮使平

恩李延厚戍成都

為諸將在蜀卒為孟知祥劾死張本

甲申繼岌發成都

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

十三

里為一舍差後於中軍三十里也帥讀曰率

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

李紹宏為樞密使

代郭崇韜也

魏博指揮使楊仁晟

晟知領翻

將所部兵戍瓦橋

將即亮翻

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



恐兵至為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

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

王于況翻

故族其家朱友

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

澶州魏博巡屬也故密敕魏博監軍殺朱建徽澶時連翻

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

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

史彥瓊以武德使出為監軍稱其內職

又

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

彥瓊計事人情愈駭

訛言方興而史彥瓊所為有可疑可駭者訛言所以益甚而亂隨之

楊仁晟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

作亂劫仁最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

謂因魏博兵力

以破梁

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

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

言使之留屯貝州不許還魏州也九域志貝州南至魏州二百二十五里

今聞

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

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

皇甫暉銀槍效

節卒也從莊宗戰河上習見莊宗之用兵與夫諸軍之勇怯故敢發此言

安知不更為富貴

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

校戶教翻

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

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

示以揚仁最及小校之首

在禮懼而從之

亂兵遂奉以為帥

帥所類翻

焚掠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

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

趣七喻翻剽匹妙翻

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

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

亟紀力翻急也

請授甲乘城為備

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

六日晚方至

九域志臨清縣南至魏州城一百五十里皇甫暉等以壬辰至臨清史彥瓊以為六

日晚方至魏州者以師行日五十里故計其涉三日方至也壬辰二月四日六日謂二月六日也是日甲午

為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

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

史彥瓊蓋加僕射故鐸孫鐸稱之帥讀曰率

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

然後可撲討也

撲普木翻

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為內

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

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

聲

呼火故翻

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

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

帝即位于魏州以牙城為宮城

署

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

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

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

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

索山客翻

乃帥僚佐步出府

門謁在禮

帥讀曰率

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

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

王正言以戶部尚書出知留守故趙在禮稱之

衆

推在禮為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

都

去年張憲自鄴都留守遷北京故其家尚留鄴都

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

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

使疏吏翻誘音酉

甲午以景進為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丙申史彥瓊至洛陽

自鄴都逃至洛陽

帝問可為大將者於

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

伐蜀之役李紹宏已薦李紹欽而不

用故言復

帝許之令條上方畧

上時掌翻

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

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

紹榮可辦也

紹榮元行欽

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

三千詣鄴招撫

將即亮翻下同騎奇寄翻

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咕囁誰門乎

復扶又翻

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

還從宣翻武連漢梓潼縣界宋

置武都郡及下辨縣又改下辨為武功縣後魏改為武連縣唐屬劍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五里

遇敕

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

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

西魏置魏城縣于巴西唐屬綿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五里宋

白曰魏州本漢涪縣地西魏於涪縣立潼州析此立為魏城縣李膺記云肆溪東五十里有東西井井西為涪

縣界井東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為魏城界

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

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効

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

犄居蟻翻謂朱友諒以蒲同附晉相為犄

角以破梁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

朝直冤

哉夫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

將即亮翻

河中將焦武等

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

號戶刀翻朱友諒再以河中附

晉晉封為西平王闔門屠創謂其家悉誅夷也

我若歸則與史武等同誅

言史武等

既以河中將誅若東歸則亦與之同罪而誅死

決不復東矣

復扶又翻

是日魏王繼



卷二十一  
岷至泥溪紹琛至劔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紹琛自劔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 戊戌李繼岌至鳳翔監軍使柴

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

唐僖宗光啟三年李茂貞據鳳翔至是而代其

後明宗復令李繼岌鎮鳳翔

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

斷桔柏津

斷丁管翻桔吉屑翻

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招討使將

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鵬

鵬魚容翻

監軍李延安追討

之

考異曰莊宗實錄已亥繼岌奏康延孝叛遣任圜追討按延孝丁酉叛于劔州宣得已亥奏報已至洛

廣本已亥魏王至利州桔柏津使夜來告繼岌言李紹琛令斷浮梁繼岌署任圜為副招討使令率七千人騎

與都指揮使梁漢鵬監軍李延安討之今從之

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

等四百人

步直兵謂步兵長直者也

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東北面

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

李紹真即霍彥威

辛丑任圜先令別

將何建崇擊劔門關下之

恐李紹琛拒守劔門關故先擊下之紹琛將何所至哉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

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

敷奏

摘苦到翻李紹榮以節度使同平章事故稱之為相公所謂使相也後之世凡建節者皆稱相公為

手偽翻

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

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其衆曰觀史武

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書手壞之

掠奪也壞音怪

守

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

噍類

噍才笑翻

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 甲辰

夜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

從才

翻用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

梁相拒於得勝

得勝即德勝

募勇士挑戰從譙應募俘斬而

還

挑徒了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

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

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譙為

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

數所角翻校戶教翻

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溫作亂帝戲之

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譙

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

盡阮若曹

若猶汝也

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

是親軍皆不自安

為張破敗作亂郭從謙弒逆張本郭崇韜勲舊也以無罪而族康延孝之

亂皇甫暉之亂張破敗之亂卒以成郭從謙之弒皆由崇韜之死而將校之心不自安也

乙巳王

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止不使至洛陽

先是帝諸弟雖領節度

使皆留京師但食其俸

先悉薦翻

戊申始命護國節度使永

王存霸至河中

既殺朱友謙故令存霸赴鎮以代之

丁未李紹榮以諸

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眾數百登城

帥讀曰率

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

降戶朝江翻

朝

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李

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勲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義則患深宜令總管進

討時李嗣源雖留洛陽而蕃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之官如故

若倚紹榮輩未見成

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

內則李紹宏外則張全義

及在廷之臣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延州言綏銀軍

亂剴州城

綏銀時爲夏州巡屬延州以鄰鎮奏言之耳趙珣聚米圖經宋康定慶厯間所進也其書

云綏州故城見在延州東北無定河川西至夏州四百里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北至銀州一百六十里夏州東至銀州二百里剴匹妙翻

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

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紹之曰吾奉

詔召孟郎

孟知祥妻太祖弟克讓女也故呼爲孟郎俗謂壻爲郎也

公若緩兵自當

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為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

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

將二千人討紹琛

既浚壕樹柵為守城之備又遣重兵出討以兵有邂逅戰苟不利則退守

無倉卒失措之憂孟知祥初至西川其審慎如此然當時蜀之舊兵敗散已多北兵留戍計不過數千李仁罕所將未必及四萬之數更須博考延厚集其眾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

立功求富貴者東

少詩照翻

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

行戶得剛翻

選兵七百人以行

兵不貴多而貴精也

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

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



以羸兵誘之

郭崇韜之為招討使也以張礪為掌書記崇韜既死繼發以任圜為招討副使以討

李紹琛故礪以幕屬從軍羸倫為翻誘音酉

圜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

戰而却紹琛輕圜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

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三

月丁巳朔李紹真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真引兵

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

不是

足以懼皇甫暉等適以堅其死守之心耳

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

為威武節度使

命王延翰嗣有閩土

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

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

詰去吉翻

是夜從馬

直軍士張破敗作亂

考異曰莊宗實錄壬戌今上至鄴都癸亥夜張破敗作亂明日入

鄴都明宗實錄三月六日帝至鄴都八日夜破敗作亂薛史莊宗紀壬子嗣源至鄴都甲寅夜破敗作亂明宗

紀與實錄同按長歷此月丁巳朔無壬子甲寅今從實錄及明宗本紀

帥衆大譟

帥讀曰率下同

殺都將

將即亮翻

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

戰不能敵亂兵益熾

從亂者愈衆也

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

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弃

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

魏博之軍

謂皇甫暉等也莊宗忿暉等不降嘗有克城之日勿遺噍類之語

近從馬直

數卒誼競遽欲盡誅其衆

謂王溫等亂也郭從謙因王溫亂後矯言帝意以扇動張

破敗等之亂心

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

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

之主

李嗣源官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

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

用吾言任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

環音宦

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

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

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

負令公

李嗣源以蕃漢馬步軍都總管統諸軍禦契丹凡河北諸鎮兵皆屬焉而魏兵作亂是負之也

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

說式尚翻

凡舉大事須藉

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

藉慈夜翻為于偽翻外兵

謂城外之兵嗣源紹真所領者也

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

散兵稍有至者

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乙丑任圜進

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

金鴈橋在漢州

雒縣東鴈江之上俗傳曾有金鴈故名

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

九域志綿竹縣在漢

州東北九  
十三里

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

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

飲於  
禁翻

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

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

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

郭侍中  
謂崇韜

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

此不敢歸朝耳

朝直  
遙翻

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

而東孟知祥獲陝號都指揮使汝陰李肇河中都指揮

使千乘侯弘實

陝失冉翻  
乘繩證翻

以肇為牙內馬步都指揮使

弘實副之

為李肇等為孟知祥用張本

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

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

始

孟知祥已有據蜀規摹治直之翻橫戶孟翻更工衡翻

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

隱右廂都指揮使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李嗣

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

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

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

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

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

鎮兵蓋鎮州兵也李嗣源本鎮鎮州

故其兵相帥歸之帥讀曰率

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

明日當歸藩

欲歸鎮州也

上章待罪

上時掌翻章表也奏也

聽主上所

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帥不

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

言李

紹榮必奏天子稱已所以退師者以嗣源入魏與賊合也

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

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

星行者戴星而行也

面見

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

趣七喻翻

遇馬坊使康福

後唐起于太原馬牧多在并代莊宗在河上與梁戰置馬牧于相州以康福為

小馬坊使以鎮之蓋以并代之廐牧為大馬坊也唐內諸司有小馬坊使宦官為之非此薛史唐莊宗曰康福

體貌豐厚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為馬坊使及明宗離魏縣會福牧小馬於相州乃驅而歸命得馬數

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

蔚紆勿翻

平盧節度使符習

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

楊希望遣兵逆擊之

平盧節度治青州九域志青州西至淄州一百一十三里

習懼

復引兵而西

復扶又翻

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之因

據其城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

宦官常侍天子左右故曰近侍皆恃恩



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

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勅勅先誘而殺之

勅渠京翻誘音酉

武寧

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

元從謂舊從李紹真之將士所

謂義故也紹真時從李嗣源監軍謀殺其元從之留彭城者

據城拒之權知留後淳

于晏帥諸將先殺之

帥讀曰率下同

晏登州人也

戊辰以軍

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

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辛

未卒於洛陽

張全義之憂死自以薦李嗣源北討也

租庸使以倉儲不

足頗朘刻軍糧

朘息緣翻  
縮也減也

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

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

儻不賑救

賑津  
忍翻

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

復扶又  
翻集聚

也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

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

紂責命于天紂所以亡  
未聞妲己有是言也

宰

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

屬之  
欲翻

須臾出粧具

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

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

退鳴呼皇后囊金寶繫馬鞍之時能盡將內庫所積而行乎

李紹榮自鄴都退保

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

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

莊宗得魏因魏銀槍軍置帳前銀槍

都後又置金槍軍

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

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因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

不亮吾父

亮信也

吾亦不能至父所

今人多謂不能欲行為不能

請復還

宿衛

復扶又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

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

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

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

將即亮翻

大梁天下之

要會也

大梁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車之所湊集且梁舊都也故云然

願假三百

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

亟紀力如翻急也

此始可自全

據大梁則逼洛陽嗣源可以自全莊宗將何以自全乎石敬瑭惡察察言故云爾

突騎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

生守節則死

康義誠胡人獷直觀此言可見也為義誠由此為明宗所親任張本

嗣源乃

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番人也時齊州防禦使

李紹虔

即王晏球

泰寧節度使李紹欽

即段凝

貝州刺史李紹

英

即房知溫

屯瓦橋

以備契丹

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

屯奉化軍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為泰州以清苑縣為理所新唐書地理志清苑

縣屬莫州宋保州治清苑蓋又改泰州為保州也

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

人本姓房名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

安金全有却梁兵全晉陽之功嗣

源家在真定

嗣源鎮真定入朝于洛其家留真定

虞侯將王建立先殺其

監軍由是獲全

為嗣源以王建立鎮真定張本將即亮翻

建立遼州人也李

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

李從珂謫戍橫水見上卷同光

三年孟春秋晉之孟邑漢為縣中廢隋開皇十六年置  
原仇縣大業初改曰孟唐屬太原府九域志孟縣東北

至鎮州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  
一百里

衛州謀自白臯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

從珂為殿

殿丁練翻

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

引兵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為留後

河北蓋悉從嗣源矣從子之從才用翻

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

恐李嗣源

自懷孟犯洛也

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

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

事已至此帝及嬖倖始知財物之不可守軍

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

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殍被

表翻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鵠店勞之

薛史作耀店

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

鄆汴

李紹榮所言指趙在禮所遣兵也殊不知李願陞嗣源已定入汴之計矣勞力到翻翟萇伯翻

願陞

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

關東謂汜水關以東

景進等言於帝

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

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

少詩照翻

帝乃遣中使向

延嗣

向式亮翻

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

畫

印者用中書印畫者畫可敕又用御寶

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搯

去行字改為家字

搯口皆翻摩也去羌呂翻

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

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

母徐氏且死呼曰

呼火故翻

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

降戶

江翻信義俱弃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乙亥帝發洛陽丁

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

將即亮翻

李嗣

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

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



明赤誠

赤誠猶言赤心誠者心之實言赤誠者謂赤心之實

帝聞嗣源在黎陽強

遣繼璟渡河召之

強其兩翻下強出同此時召嗣源嗣源必不敢前

道遇李紹

榮紹榮殺之

李繼璟以死事君以明父之心迹得其死矣

吳越王鏐有疾

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傳瓘監國

衣于旣翻監古

街翻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

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

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強出見之溫果聚兵

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

史言錢徐之智力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

鏐尋

還錢塘

按九域志自臨安東還錢塘一百二十里

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

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庚辰帝發汜水

發汜水而東也

辛巳李嗣源至白皋遇山東

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

此蓋青兗上供沂河而上者也

安重誨從者爭

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

從才用翻玘墟里翻

由是軍中肅然

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

會於胙城

舊唐書地理志胙城漢南燕縣

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

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

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

先是悉薦翻

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

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趣嗣源壬午

嗣源入大梁

趣讀曰促九域志胙城縣南至大梁一百二十里

是日帝至滎澤

東

九域志滎澤縣西北距汜水四十五里

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

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

龍驤軍梁之舊兵本皆汴人

吾入汝境不

欲使它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

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為元行欽所惑

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

元行欽賜姓名李紹榮復扶又翻

嗣源曰汝自

不忠何言之悖也

悖蒲妹翻

即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

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帝至萬勝鎮

萬勝鎮在中牟縣東距大梁不過數十里耳

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

色沮喪

沮在呂翻喪息浪翻

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帝之

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

從才用翻下從官同

及還已失萬餘人

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

過鬲子谷

劉昫曰鬲子谷在成臯又云在汜水縣西汜水縣古之成臯縣

道狹每遇衛

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

銀五十萬

通報猶言近方得報也

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

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

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

索山客翻內庫使亦莊衛宗所置內諸司使之一

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

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

吝財事見上今

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

河死

衛士言致禍之源出於宦官不特指張容哥一人容哥遂先赴河而死者蓋以身為內庫使內庫積

而不發出納之吝諸軍以為

甲申帝至石橋西

石橋在洛城東

罪禍必先及故遽引決耳

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

貴靡不同之

難乃旦翻

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

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

號戶刀翻

是

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

兵嗣源繼之

李嗣源在河北時奏章為元行欽所壅遏猶可言也渡河據大梁莊宗嘗至萬勝鎮

君臣相望數十里間耳既無一奏陳情又無一騎迎候莊宗既還但以兵踵之而西此意何在哉

李紹

虔李紹英引兵來會

李紹虔李紹英皆自瓦橋引兵踵嗣源之後而來會於大梁

丙

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扼汜

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  
詰旦東行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